

## 平绥路旅行归来

## 摘要

本文原载北平禹贡学会《禹贡》(半月刊)1935年3卷7期。作者徐文珊(1900~1998),男,河北省遵化县人,1900年8月5日出生。其父是清末举人(孝廉),曾任黑龙江萝北县知县。徐文珊于1915年考入遵化省立五中就读,毕业后坚持刻苦自学,1919年在遵化省立五中当国文教员,后辗转于哈尔滨、北平等地中学任教职,后应邀到北平《民国日报》任职。1929年,徐文珊考入燕京大学文学系,受教于顾颉刚、胡适等人,毕业后在北平汇文中学做国文、历史教师,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、助教、副教授和教授。著述有《中华文化概论》《中华民族之研究》《史记评价》和《革命的人生观》等30余部。

进了大境门,直奔赐儿山。一上山坡,有新建的二亭,一画后稷像,一画伏羲、神农、周公像。再上有建设厅新建的察省物产陈列馆,尚未开幕。更上则有云泉寺,祀子孙娘娘。名胜有水、冰二洞,在正殿西偏山下。二洞比邻,不出一丈,各为一门。俯身入洞,则水洞有积水,冰洞有厚冰,果名副其实。为什么盈丈之间冷暖相差如此,只得待科学家的解释。全寺随山高下而建筑,油饰甚新。更上山东行,有亭可憩息,由此俯瞰,广袤二十里的全市,尽收眼底。河流、铁路、桥梁、房屋,错落有致。稍憩回车,四时西上,晚十时抵大同。

三日早,由路局代觅汽车赴云冈。路是难而险,颠簸与灰尘不算,最可怕的是四五丈高的危崖,上有高山,下临河水,车不方轨的小路,看着未免吓人。再不修筑,将来恐有路断之虞。幸而这次还在春天,无雨无泥,只过两次河,夏秋之间可想而知了。危崖过后,有佛字湾,石上刻大“佛”字,径可七八尺。这好像是给游人一个信息:云冈快到了!再走,路旁有寺曰观音堂,寺为金崇熙年镇压水怪而建。门外有三龙壁,似北海九龙壁而略小。再行不远,举目西望,见

一带不很高的山岭由西南而东北横截在眼前。山冈间有一段是遍体鳞伤,大大小小的窟窿数也数不清。这不用说,自然是云冈的石窟了。目光既捉住了它,怎肯放松:从此一直注视到山前。车停在骑兵司令赵承绶的别墅,寺僧引导我们,替我们开门,燃香,凭这香火的光照在四面张望。哎呀!不行,我们小小的六尺七尺的身躯刚刚齐到佛的脚趾!上楼,看见大腿了,再上,看见胸腹了;佛容呢,还得“更上一层楼”!一直上到第四层,好了,我看见佛容了!佛看着我笑呢,我不知道他笑得甚么?究竟这佛有多高呢?七十余尺?六十余尺?我不敢说,因为他还在坐着呢。由此而西,而更西,大大小小的石佛真以万数,完整的,年久风雨剥蚀的,泥塑石身的,泥皮脱落,露着遍体打木桩的伤痕的,横遭刀斧,少头无额的,楼阁层层保护的,任他露宿山前的……受着不同的待遇,他们也只有任着命运了。至于雕刻之精、姿态之美,以及年代之考定、掌故之说明,早有人说得很详细,这里不再费话。

时间不够了,匆匆地辞别云冈,进城游下华严寺及九龙壁。回车晚饭,还不很晚。再出



《禹贡》某期封面

来时,就不受团体的约束了。我和张、葛二君直奔久胜楼,要拜一拜这位女招待的始祖李凤姐的发祥地。那位游龙戏凤的明武宗呢?不见了!这座天天播演于戏台上的酒楼呢?也改建了好几次了!少顷,到南寺,残破荒凉,而建筑颇伟大。寺有断指血书《金刚经》的僧人普照,出来招待我们,很恳切的和我们攀谈,示以断指的残痕。天晚了,回去吧。沿街慢慢地踱着,要买点云冈照片,这照片,站上本有的卖,是去年燕大旅行团来时赵澄君摄制的,六毛七分钱一打,不能选,所以到照相馆去问。第一家要一毛钱一张,贵了,第二家,两毛,第三家,四毛。哦,我明白了,他们是有整个计划的,走一家加一倍,不用问,第四家一定是八毛了。技术呢,纸张呢,要逊赵君的作品好几倍。干脆,回站再买。

四日早六时抵绥远,无意中在站上遇见故友孙君在此任站长,感到了“他乡遇故知”的甜味。刚一出站,走上马路,便觉有一种新兴的朝气,比大同大不同了。这是大家一致的感觉。在此参观了三家工厂。第一绥远毛织工厂,刚有三个月的历史,官商合办,承工程师孙君领导参观,解说:工人一百人;美国毛织机器;原料

是土产羊毛,出品是各种呢绒床毯。很可观。看了使人兴奋,觉得前途有望。次到大有亭地毯工厂,小手工业,地址狭小,出品尚好。再次赵记毛织工厂,用中国旧式织机,出品床毯、毛布、毛呢等,也很好。同伴中买床毯的大有人在。

名胜有王昭君墓,在城西南二十余里。七八里以外早已看见,如果没人告诉,恐怕谁也不敢认它是坟墓,因为这分明是一座山。我所见过的大坟墓有东陵、明陵、孔林,当时已惊为奇观,今见昭君墓,简直使先圣先王之墓也显出它的渺小了。墓前后有路,可攀援而登,不过太陡,太滑,很难上。我是由别人帮忙才上去的。墓前有碑五座,皆清以后乃至今人所建,无古碑,怪极!(按:包头城西南六十里亦有昭君墓,据《平绥路旅行指南》说,此处原系敖包,古人误会,遂启后人疑惑,乃以绥远青冢为真。此地出白土,可作粉笔。)返城游大召、小召、锡拉图召、五塔召等。五塔召则殿后有高台,可拾级而登,上有五塔,皆炼砖筑成,雕刻佛像花纹,精美不亚云冈,而完整则过之;因为始建于康熙,就觉得无甚历史意义。街市繁盛,商业亦优于大同。这是在归化(旧城)所见,下午又至绥远(新城),只有官署、住户,商店甚少,而街道颇整齐,原来本是一座很大的八旗营子。路经西街,见有省立乡村工作人员训练所,进去参观,刚刚开办一星期,招待我们的训育主任赵君报告一切;从他的精神谈吐的诚恳跟和蔼上看来,已十足的代表了此校新兴的朝气和前途的希望,不禁暗暗地喝了一声彩。②

文/徐文珊